

攝影都是重構 林慧潔

最初林慧潔跟大部分修讀Fine Art的學生一樣也喜歡繪畫，而由繪畫到發覺自己醉心攝影，轉捩點就在英國留學之時。「去London讀書前買了部超級大傻瓜機，那部當然是菲林機，打算用來紀錄身處外地的生活。後來又因有一好友拍的相片非常美，所以吸引了我在德國柏林旅遊時買了一部與他相同的相機——Minox，它的體積細小，使用很方便，回港後我每天都帶在身邊，開始發現自己非常喜愛攝影這媒介，它能表達我想講的東西。」

想像空間

要林慧潔形容自己的作品風格，她形容是比較內在及精神上的，不屬於紀錄性那種，反而更著重感覺，其「左思右想」系列也透過左右兩張相的組合拼湊出各種內心感覺。當中有不少作品也涉及「身份」這主題，「在London讀書時開始對這題材感興趣，是脫身處地的問題。後來在不同的國家居住過，所以對這題材更有興趣及共鳴。一件好的作品可引領觀看者從自身的經驗出發聯想起其他東西。」正如筆者看到她拍攝的一條通道，會聯想到通道的另一端可通往的地方和自身的處境；就是這種想像空間，令藝術變得可貴。除了攝影，林慧潔還喜歡利用錄像及聲音的媒體進行創作，「我的朋友說我的相片像畫，而錄像又似相片（因很多定格）；而聲音，因小時候有學習彈鋼琴及古箏，我對節奏很有興趣，而在我的錄像中，亦加入不少畫面與聲音的關係，我所用的每一種媒介之間，都有其相關性。」

每一張也難忘

很多攝影家都會對某種特定的場景，攝影時間有個人偏好，林慧潔則表示任何時刻也沒所謂，只要是吸引的影像都會拍下，但會特別留意光影、顏色對比強烈的物事。「拍攝每一張相片也難忘，每張相片也是獨特及獨立的，當我重看我的相片時，都會記起當時拍攝的感覺及經歷。」要數其中一次最難忘的拍攝經歷，林慧潔想起二〇〇四年，「當時我們要出一本書，要拍攝火炭工作室及那裡的藝術家，由於製作時間相當緊逼，每個



工作室的拍攝時間只有個多小時，我幾乎連上洗手間的空檔也沒有。要在那麼短的時間內捕捉各藝術家及工作室的風格與特色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而我很少受委託為人家拍攝，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經歷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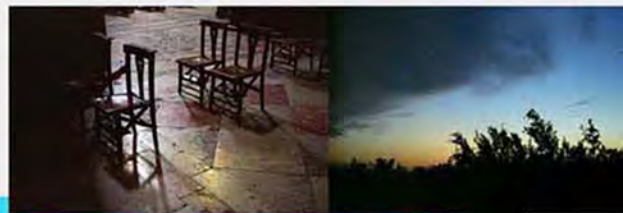
菲林相機信徒

最初以為林慧潔是用數碼相機拍出光影對比強烈、色彩飽滿的相片，可是當知道她現時用的依然是菲林機Leica Minilux，真的有點始料不及。能風雨不改地用了差不多十年，相信她真的找到天作之合的好拍檔。「這部機已經絕版，可以全自動，但亦可以自訂距離及光圈，因使用非常方便，所以能配合我邊走邊拍的習慣。」比起單反相機，她更常用iPhone4來進行拍攝。林慧潔的相片也幾乎沒有後製，最多只是剪裁大小，對於現時不少學拍攝的人也運用photoshop技術修正相片，她認為沒有好與不好之分，「視乎藝術家的個人取向，以及相片需要呈現出來的效果。但我們要緊記，若相片的質素不好，後期怎樣修改也不行（質素指美學、構念等等）」

相裡鏡外

曾參與不少大型展覽，可有哪一個特別重要或深刻？「最深刻的應該是在二〇〇七年於文化博物館舉行的「相裡鏡外」展覽，這展覽有很多老前輩參與，有很多具歷史性的展品，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相機展出。參展的當代攝影師有六位，我是其中一個，也是唯一的女性。我的感覺很強烈，因香港有不少女性攝影愛好者，但以此作為藝術創作元素的卻不算多。其實攝影這種創作很適合女性，現在也越來越多女孩子學習攝影，我希望無論男女，都會嘗試認識這個媒介。」

至於未來的計劃，林慧潔將開始籌備明年聯展，「正集合幾位於二〇〇九年德國柏林「視覺藝術家駐場計劃」中認識的藝術家在香港舉行聯展。明年也將舉行個人相片展及參與兩個residence計劃，會在挪威及葡萄牙作短期居留。」林慧潔的攝影版圖在不斷擴大，意味著我們可以透過更多的作品來欣賞這個世界。



攝影竅門：

我沒有甚麼訣竅，但肯定是要出自內心，忠於自己，你是怎樣的人，便會拍出甚麼相片，說甚麼話，做甚麼東西。當然，有些基本功夫是要的，如要有好的美學根底，以及要留心身邊的事物，攝影不能離開現實，但永遠不可能是真實，是種重構的藝術。我們怎樣轉化眼前已有的物件，將3D的景物捕捉成2D的平面，那得看藝術家的個人修養。



林慧潔認為攝影要由內心出發。



PROFILE

視覺藝術工作者，擅長攝影、錄像及聲音媒體創作。以菲林機Leica Minilux一機走天涯，邊走邊拍。一九九六年畢業於英國的Goldsmiths College，修讀Fine Art。二〇〇三年於香港中文大學修畢Fine Art碩士。曾於英國及香港舉行多個個人相片展，也於世界各地參與聯展及藝術節活動，如「轉移」（二〇〇二）、「他者」（二〇〇四）及「左思右想」系列（二〇〇八）等。作品曾入選「夏利豪基金會藝術比賽」、「香港當代藝術雙年展一九九八」及「第八屆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」。

攝影自拍經常在她的作品中出現，當中也涉及「身份」的主題。

